

天津阅览室

299570

还乡

哈代著

56.44
814(2)

299570



还乡

〔英〕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017085
V443
C0412

Thomas Hardy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Macmillan & Co., London, 1924.

封面设计：邵守严
内封设计：张守义

还 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6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3}{8}$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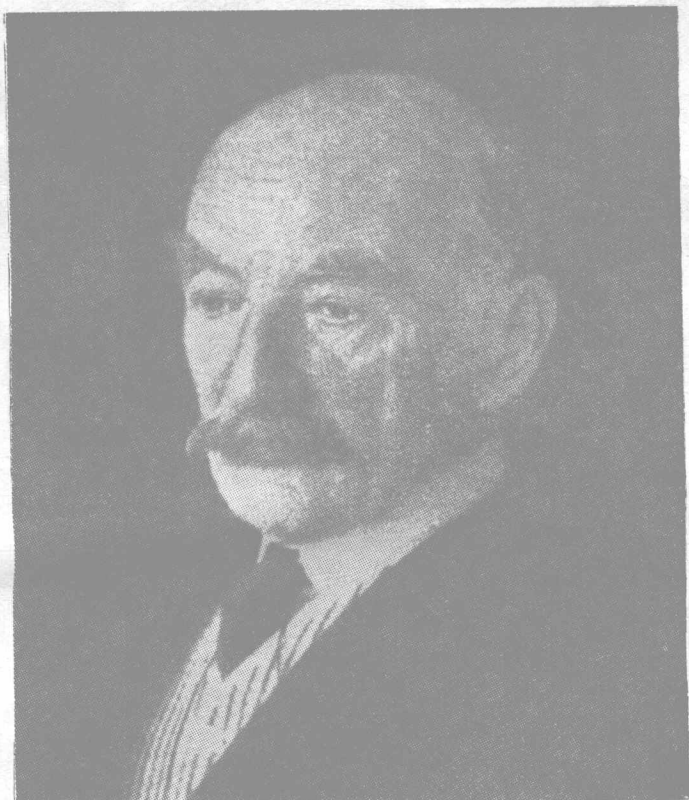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8,501—209,500

书号 10019·760

定价 1.55 元



Thomas Hardy.

原 序

我們如果要替后面書中發生的事蹟假定一个年月，我們不妨把它安排在 1840 年和 1850 年之間，那时候，那个叫作“蓓口”^①的老浴場，仍旧保留了它乔治时代的那种歌舞風光和喧赫声势的余暉殘景，足以使一个孤单寂寥地住在內地的人，在她那浪漫而好梦想的心灵里，感到那个地方还有令人一心迷恋的吸引力。

故事里那片郁蒼凄迷的背景，我用了一个概括的名称——“爱敦荒原”^②——来表示；这个名称，联合了或者代表了好些各有真名的荒原，算起来至少有一打；这些荒原，实际上本是一种風光，一幅面目，不过現在，它們上面，有些地方却已經垦成了一塊一塊丰歉不同的庄稼地，或者种成了一片一片的树林子了，因此它們原先

① “蓓口”(Budmouth)：假名。它的底本是維口(Weymouth)，英国西南海岸的一个海口。維口一向是个重鎮，但是它最繁盛的时期，可以說是在 1789 年到 1805 年；因为那时，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60 年即位，1820 年卒)每年带着王后和公主們到那兒去避暑，作海水浴，因此維口遂成海濱胜地。1805 年以后，乔治因衰老，不再到維口，維口遂逐渐衰敗。

② “爱敦荒原”(Egdon Heath)：假名。它的底本是大荒原(The Great Heath)，在英国道塞郡(Dorsetshire)西南部，占地广大，每一部分随着附近的村庄或市鎮取有个別的名字，像 Puddletown Heath, Bere Heath 等，不下二十多个。

那种完整一体的情形，或者一部分完整一体的情形，已經讓这些强行侵入的田园林树給弄得有些看不出来了^①。

在这片广大的荒原上面——書里描写的是它的西南部——有的地方，也許就是历来相傳的那位維塞斯国王黎瑯^②的荒原，作这样的梦想，是动人幽情的。

湯·哈 1895年，7月。

① 它們原先那种完整一体的情形……給弄得有些看不出来了：哈代在他188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枯臂”（The Withered Arm）里說，“那时岁月虽然已經比較晚近，但是爱敦的面目却比現在完整得多。現在荒原上的坡陀，都叫或成或敗的耕垦，把原先完整一体的大荒原，割裂成許多零散的小荒原了……都有圍篱，把从前享受公用土地权那些人的牛羊攔擋，把从前享受土煤采掘权那些人的車輛阻隔了……”

② 維塞斯国王黎瑯：維塞斯（Wessex）是約十世紀前英国还没統一的时候一个王国。黎瑯（Lear）則历来像 Geoffrey of Monmouth, Layamon, Holinshed 等以及莎士比亚，都把他当作不列顛的国王。惟有凱姆敦（William Camden, 1551—1623, 英国历史兼博古家），在他的“編余集”（Remains Concerning Britain）里，把黎瑯王的故事安插在維塞斯国王伊那（Ina, 688—726）身上，似为哈代所本。哈代在他的“枯臂”里和“苔絲”的序里，也有同样的說法。莎士比亚的悲剧“黎瑯王”第三幕第一場，第二場，第四場和第四幕第一場，都是用荒原作背景的。

我向“愁煩”，
說了一声再見，
本打算，把她远远地撇在后边；
但她情意纏綿，
热烈把我爱恋；
她对我，情那样重，心那样坚。
我很想把她欺騙，
和她割断牽連，
但是啊！她情那样重，心那样坚。①

① 引自济慈 (John Keats) 的“恩第馱” (Endymion) 第3卷173行以下。

目 次

原 序.....	1
----------	---

第一卷 三个女性

一 一片蒼茫万古如斯.....	3
二 人物和愁恨在荒原上携手出現.....	9
三 乡間的風俗.....	17
四 卡子路上的停頓.....	46
五 誠实人的惶惑.....	53
六 人影一个界天而立.....	69
七 夜的女王.....	87
八 在沒有人的地方上被發現的人.....	99
九 爱情驅使一个精細人使用策略.....	106
十 用尽方法苦口劝說.....	118
十一 一个誠实女人的不誠实.....	129

第二卷 归 来

一 归客的消息.....	143
--------------	-----

二	布露恩的人們作准备	149
三	一点声音引出一場大梦	154
四	游苔莎走了冒險的路子	160
五	月下赴会	172
六	他們两个对面而立	180
七	美人和怪人的联盟	195
八	在温軟的心里發現了坚定	206

第三卷 迷 恋

一	“吾心于我即一王国”	221
二	新路線引起了失望	228
三	一出旧戏的第一幕	239
四	一点鐘的乐好几点鐘的愁	256
五	激烈話出口危机来到	266
六	姚伯走了裂痕完成	275
七	一天的早晨和晚上	284
八	一股新力量惹起了波瀾	300

第四卷 閉 門 羹

一	野塘畔的冲突	313
二	逆境襲击他但他却歌唱	320
三	她出門和愁煩作斗争	332
四	使用粗野的強迫手段	346
五	穿过荒原的旅程	354
六	一番巧合和巧合对于行人的影响	360
七	两个老朋友悲慘的邂逅	372

八	听說人家的福看見自己的禍.....	38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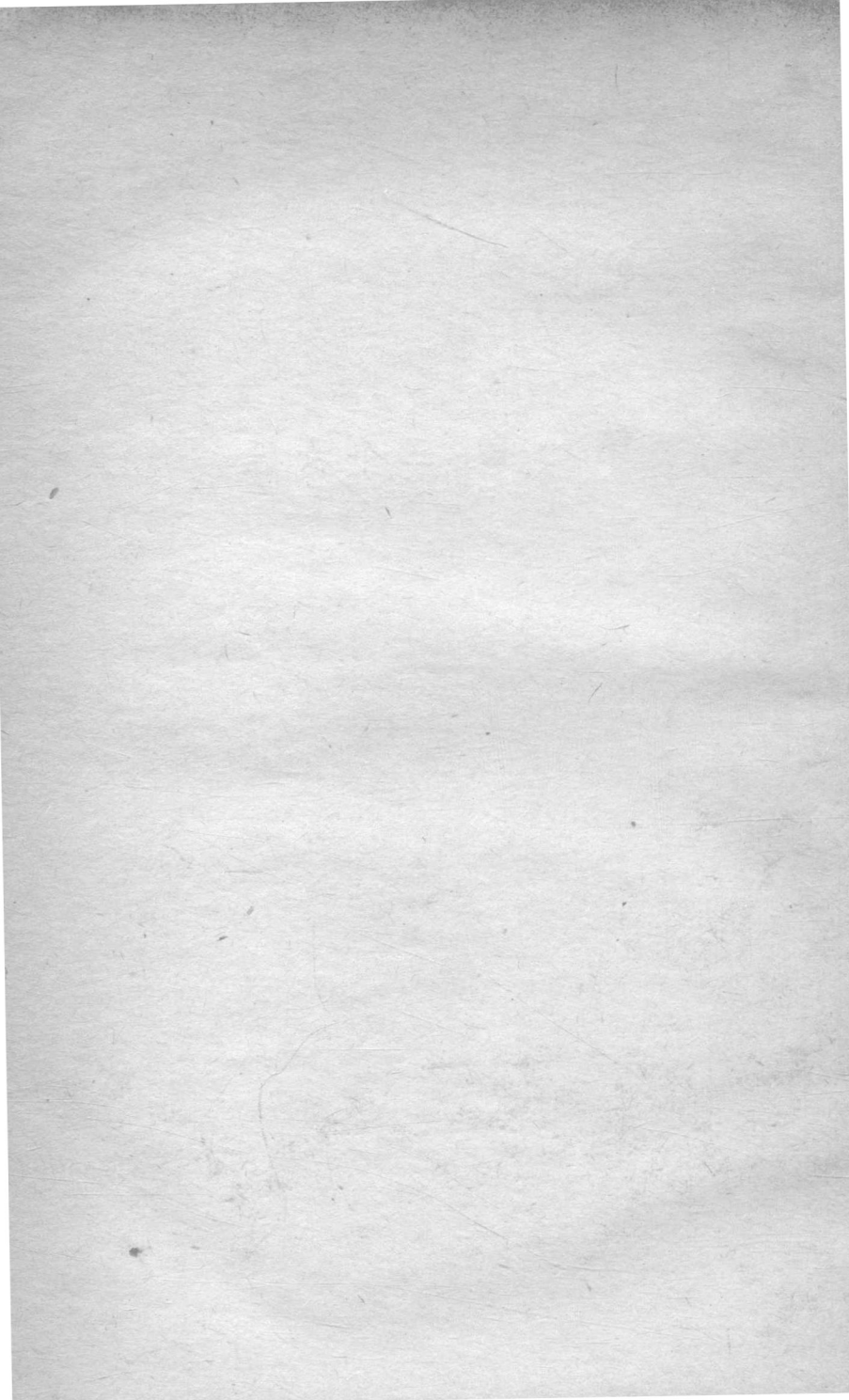
第五卷 發 現

一	“为何有光賜給受苦的人呢？”.....	393
二	糊塗了的理性上透进了一綫森然的亮光.....	402
三	游苔莎在一个陰沉的早晨梳装.....	414
四	半被忘記的人的殷勤.....	423
五	旧日的把戏無意中重复演出.....	430
六	朵蓀跟她堂兄辯論之后他写了一封信.....	437
七	十一月六号的夜晚.....	445
八	風雨晦暝和焦灼的行人.....	454
九	光景和声音把行人引到一起.....	466

第六卷 后 事

一	無法避免的事序推移.....	481
二	朵蓀在羅馬古道旁的綠草地上閑行.....	491
三	克林和他堂妹郑重的談話.....	495
四	欢笑又在布露恩恢复了势力克林也找到了職業.....	501

第一卷 三个女性



一 一片蒼茫萬古如斯

十一月里一個星期六的後半邊，越來越靠近暮色昏黃的時候了；那一片沒有垣篱界斷的^①廣大曠野，提起來都管它叫愛敦荒原的，也一陣比一陣地淒迷蒼茫。抬頭看來，瀰漫長空的灰白浮雲，遮斷了青天，好像一座帳棚，把整個荒原當作了它的地席。

天上懸的既是這樣灰白的帳幕，地上鋪的又是那種最蒼郁的灌莽，所以天邊遠處天地交接的界綫，顯得清清楚楚。在這樣的對峙之下，那片荒原看起來就好像是夜的前驅，還沒到正式入夜的時候就走上夜的崗位了；因為地上夜色已經很濃，天上却分明還是白晝。一個斫常青棘的樵夫，如果往天上看去，就還想繼續工作，如果往地下一看，他却又要決定束好柴捆回家去了。那時候，天邊遠處，大地的輪廓和長空的輪廓，不但是物質的分界，並且是時間的分界。荒原的表面，僅僅由於顏色這一端，就給暮夜增加了半點鐘。它能在同樣的情形下，使曙色來得遲緩，使正午變得淒冷；狂

① 垣篱界斷的(enclosed)：英國習慣，田園草場，都有樹篱、垣牆，界斷分隔。英國插圖畫家兼鄉土地志家哈柏(C.G. Harper)在“哈代的故鄉”(The Hardy Country)一書里說：“別的地方，到處都是修整的樹篱和鐵絲蒺藜的柵欄，把田園圈圍，把遊人限制。但是愛敦荒原上面，卻沒有分布如網的篱垣，作出籬支的形狀；這裏的遊人，可以隨意到處游蕩，一直游蕩到不知身在何處。”

風暴雨几乎還沒踪影，它就預先显出風暴的陰沉面目；三更半夜，沒有月光，它更加深那种咫尺难辨的昏暗，以至使人害怕發抖。

事实上，爱敦荒原偉大而奇特的壮观，恰恰在它每晚由明入暗的那个过渡点上开始，凡是沒有在那种时节到过那兒的人，就不能說他領会这片曠野。正由于它在人的眼里看着朦朧迷离，它才讓人在心里覺得恰到好处，因为它的力量和意义，完全表現在这个时候以及这个时候以后、第二天曙色以前的那几点鐘里面，在这段時間里，也只有在这段时间里，它才显露它的真面目。这块地方实在和夜是近亲屬；只要夜一露面，就显然能看出在夜色的蒼冥里和荒原的景物上有一种互相凑合的趋势：那一大片郁蒼連綿的圓阜和空谷，好像以十二分的同情，起身迎接昏沉的暮色似的；因为荒原一把黑暗吐出，天空也就把黑暗傾下，两种动作都同样迅速。这样一来，大气里的暝昧和大地上的暝昧，就各走一半路程，湊到了一起，仿佛同枝連理，結成一气氤氳。

現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显出专心一志、聚精会神的样子来了；因为別的东西都两眼朦朧、昏昏入睡的时候，这片荒原才好像慢慢醒来，悄悄靜听。它那泰坦^①一般的形体，每天夜里老仿佛在那兒等候一样东西似的。不过它那样一动不动地等候，过了那么些世紀了，经历了那么些事物的危机了，而它仍旧在那兒等候，所以我們只能設想，它是在等候最末一次的危机，等候天翻地复的末日。

原来它这个地方，能够讓爱它的人回忆起来覺得有一种不同寻常、与人無忤的温謫面目。花果繁荣的明媚原野，很难作到这一步，因为那种原野，只有遇到一种在結局方面不像現代这样惨淡的人生，才能永远两相調协。蒼蒼的暮色和爱敦的景物，共同联合起

① 泰坦(Titan)：古希腊神話中的巨神。

来造出一种風光，堂皇而不严峻，感人而無粉飾，有深远的警戒性，有渾厚的醞朴性。我們都知道，牢獄的壁壘上往往有一种气概，能使它显得比它大两倍的宮殿都要威严得多；現在荒原上也就是因为这种气概，所以才有一种世俗称为美丽的地点上所絕對难以看到的高超卓越。明媚的景物和明媚的时光，自然能够圓滿配合；但是，唉！倘若时光并不明媚，那怎么办呢？我們有时所以觉得难过，多半是因为景物过于明妍，使人情怀难胜，因而感觉受到嘲弄，很少是因为环境过于蕭瑟，因而感觉受到压抑。能受莽蕩荒涼的爱敦的感动的，是那种比較細膩和比較稀少的本能，是那种比較晚近才發生的情緒，不是那种只認柔媚艳丽为美的性情。

真的，对于这种正統的柔媚艳丽之美，我們很可以問一問，是否一向惟它独尊的那种地位，快要到末日了。因为未来的屯劈^①岩壑，也許会就是受雷^②上面的一片曠野；人类的心灵，也許能和含有人类青年时期觉得不合脾胃的那种凄凉郁蒼的外界景物越来越調协。将来总有一天，整个的自然界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無华的卓絕之处，才能和那些更有思想的人的心情絕對地和諧；这种时候即便还没真正来到，却也好像并不很远了。等到最后，像冰島一类的地方，讓頂普通的游人看来，也許都会变得跟他現在看南欧的葡萄園和桃舍娘園那样；而像巴敦^③和海得堡^④一类的地方，

① 屯劈 (Vale of Tempe): 谷名，在希腊北部塞沙理 (Thessaly)，夹于石岩之間，溪流曲折，草樹葱蘢，偉壯之中，含有柔媚，古希腊詩人歌咏其地的很多。

② 受雷 (Thule): 古希腊人和羅馬人給北大西洋最北部的地方取的名字。最初用这个名字的是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腊航海家皮逖亚司 (Pytheas)，至于他究竟是指的哪个地方，却冒人入殊；后来只用它表示極北荒寒的地域。

③ 巴敦 (Baden): 德国有名的时髦避暑地，在美丽的黑林 (Black Forest) 平谷里面。

④ 海得堡 (Heidelberg): 德国風景优美的城市，在奈卡河 (The Neckar) 南岸。

在他匆匆地从阿尔卑斯山往司奇芬弥根^①的沙阜去的时候，他也许会毫不注意，从旁走过。

一个顶不苟且的苦身修道之士，都可以觉得他应该有权利在爱敦上面游逛；因为他纵容自己去接受的影响，既然仅仅是这样的景物，那他的耽好，仍旧得算是并没离开合法的限度。享受这种淡泊的风光、幽静的物色，至少得算是人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仅仅在万物最蓬勃的夏天，爱敦才算够得上有鲜妍的情态。通常的时候，在爱敦上面，能显出精远深沉的意境来的，庄严的气象远过于辉煌的景色；而在严冬阴霾、风雨狂暴、迷雾四塞的时候，这种意境更常显露。那时节，爱敦才起感应作用；因为暴雨就是它的情人，狂风就是它的朋友。那时节，荒原就变成精灵神怪的家乡了；我们有时半夜作逃难和避祸的恶梦，模模糊糊地觉得四面都是荒渺昏暗的地方，这种情形，一向找不到底本，现在在荒原上找到了；这种情形，梦过了以后就再想不起来，现在见了这样景物就又想起来了。

现在，这块地方，和人的性情十二分地融洽——既不可怕，又

① 司奇芬弥根(Scheveningen)：荷兰的渔港，位于海牙(The Hague)和它自己之间那片丛林尽头的沙阜间。按巴敦、海得堡和司奇芬弥根等地，哈代在1876年5月游历过。哈代在他1878年4月的日记里说：“两三年前，在法国名画馆(The French Gallery)里，陈列过波勒狄弥(Boldini，意大利画家)的‘晨游’(The Morning Walk)一画，画的是一个少妇，站在一条丑恶大道上面的一堵丑恶空墙旁边；郝毕玛(Hobbema，1638—1709，荷兰画家)画过一张路景，路上的树，都板板正正，秃头无枝，景物也都平淡庸俗。他们这种方法，或是把人放到赤裸裸的实物中间，借着这个人，把感情融化到那些实物上面，或是把人和实物的关连表示出来，借着这种关连，把感情融化到那些实物上面。我刚写‘还乡’的时候，曾把巴敦和海得堡，拿来和司奇芬弥根作对比；我那种方法，和他们的方法，正相符合。我以为事物联想的美，完全超过事物本体的美；一个亲人的破酒罐子，完全胜过希腊顶好的古瓶。把话说得诡奇一点，这就是所谓‘丑里寻美’。”他在1888年8月的日记里说，“在丑恶里寻找美，是诗人分内的事。”

不可恨，也不可厭；既不凡庸，又不呆滯，也不平板；只和人一樣，受了輕蔑而努力容忍；并且它那一味郁蒼的面貌，更叫它顯得特別神秘、特別偉大。它和有些長久獨處的人一樣，臉上露出寂寥的神情來。它有一副郁抑寡歡的面容，含着悲劇的種種可能。

這一大片幽隱偏僻、老朽荒廢的原野，在“末日裁判書”^①上都占着一席之地。那一部文獻上先說它是一片灌莽紛渺、荊棘迷漫的荒原——“布露阿瑞阿”^②。隨後用哩格^③記載着它的廣袤。古代一哩格到底多長，我們雖然不能確實斷定，但是从那部文獻上的數字看來，愛敦的面積，從那時到現在，並沒縮小多少。采掘土煤的權利——“塗巴瑞阿·布露阿瑞阿”^④——也載在關於那塊地方的特許書^⑤上。利蘭德^⑥提到這一大片郁蒼綿連的荒原，也說它“灌莽渺茫，荊榛遍地”。

這些關於風物的記載，至少都把事實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給了我們深切著明的証據，令我們真正滿意。現在愛敦這

① “末日裁判書”(Domesday)：英王威廉一世(William I) 1086 年頃，曾調查全國土地，載之簿冊。這種簿冊，叫作“末日裁判書”，以其所載，為最後定案，故名。

② “布露阿瑞阿”：原文 Bruaria。中古拉丁文 bruarium 為石南屬植物，bruaria 則為長這種植物的地方。

③ 哩格(league)：英國量道路的一種單位，它的長度，古今不同，現在普通等於三哩左右。

④ “塗巴瑞阿”：原文 Turbaria，中古拉丁文。本為 turba，意即“連根帶土之野草”，或“草樹腐化之土煤”；turba 變成 turbaria，意即“與地主共同采掘土煤之權利”。

⑤ 特許書(charter)：英國封建時代，往往由國王或封建主給城市團體或個人特許書，載明可享受的權利。

⑥ 利蘭德(John Leland, 1506—52)：英國考古學家，曾作王家考古者(King's antiquary)，後遍行英倫及威爾士，作考古旅行。著有“約翰·利蘭遊記”(The Itinerary of John Leland)，此處所引即自此書。